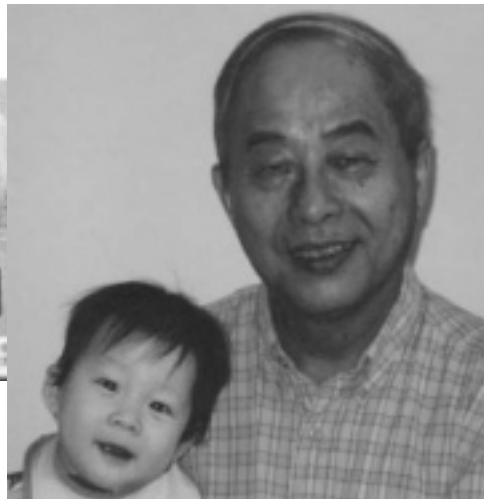


兩顆鵝卵石



希望



作者與外孫宇光 (Justin Wei)

在台東海岸線三仙台八拱橋處，隨手撿了兩顆外表渾圓，形狀差不多，其中有一顆略大些的海邊鵝卵石，回來後，隨意地擺置在一個閒置的浮石盆栽器上，竟出我意料地帶給我歡喜心，有生平第一件藝術品創作的滿意外，更帶來了許多的聯想。

兩石相依偎，直覺地就是親密、保護、交心、託付、信賴等的感覺。

20世紀末921大地震造成中部地區許多建物的倒塌，經過5年的重建，豐原尊龍大廈重建落成，在大樓前置有兩石相倚立的一個紀念碑，並鑄有「希望」二字在底座上。二石相依，應是取「合作」、「團結就是力量」的意義，唯有以上精神，方可以克服困難，才有「希望」。

英國詩人作家伯朗寧 (Robert Browning, 1912~1989)，寫過一首愛情悲劇詩，〈立像與胸像〉 (“Statue & Bust”)，敘述一位貴族與其手下妻子的淒美戀情，現實的無奈使兩人無法結合，年復一年的蹉跎，韶華逝去，為了給對方留下自己最美好的形象，他倆分別請了雕塑家作出二人的立像與胸像，默默相對，結束故事。(劉吉訶德，《藝術如此多嬌》，2005)

《和佛陀談天說地》(釋見介，野人文化，2005)乙書中有釋見澈為圖的水墨畫，看似兩人，也像兩

座等高相向的懸崖絕壁在對話，在大石下方有個小沙彌正在傾聽。佛陀被比喻作是須彌山之崇高，但在「天大、地大，人亦大」與「人人自有佛性」的前提下，佛陀與眾生平等，不分軒輊高低。

朋友 (friend) 常被歌頌是人生存活的要件之一，特別是在老年時，老身、老

伴、老友、老窩、老本…中，「老友」扮演重要角色。不過在此要提醒注意的是朋友中所顯現的友誼 (friendship) 才更可貴，就像太陽光 (sunshine) 之於太陽 (sun)。我們可以說「你是我的陽光」 (“You are my sunshine.”)，但「我的太陽」 (“O Sole Mio”) 可太沉重了些。友愛、友誼、友情、兄友弟恭等，「友」絕對是個好字，但當有「朋」字介入時，值得重新思慮。

「朋」字代表兩個「月」，也是兩塊「肉」，或是一「月」一「肉」，當有兩個「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」的朋友相處，好比兩個月亮，相互輝映，有加乘效果；可惜當不能旗鼓相當又不能互補時，經常會有雞同鴨講難以共鳴的不搭調；最糟的應是兩塊肉下的酒肉朋友。難怪老人家有云：「『朋友』，不相害，已屬萬幸！」之感慨。特別是當「朋」與「黨」字相結合在一起時，會有「狐朋狗黨」、「朋黨之爭」等的惡形惡狀，此乃「朋」是個有爭議的字，而黨字更是「尚黑」的結合。

「無極一動太極生，兩儀相抱天一明」，陰、陽是太極之兩儀，所以一定要有「二」的存在，就在互動中而孕育萬物，這是「天」與「仁」造字的依據。少有分別心，多包容，這是「Hope」乙字之所以有「希望」的原因。